

梦，是一场你与自己的战争。赢了，你才能真正回到现实。

解梦大师

羽笙烟 著

THE DREAM INTERPRETER

非虚构

《催眠大师》挖掘的是你的潜意识 《记忆大师》帮你找回失去的东西
《解梦大师》让真实的你无所遁形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THE DREAM INTERPRETER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解梦大师 / 羽笙烟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500-2320-8

I. ①解… II. ①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35008号

解梦大师

羽笙烟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刘 云
美术编辑	杨祎妹
制 作	朱明月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 16
版 次	201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36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320-8
定 价	39.8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34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夫奇异之梦，多有收而少无为者矣。

所有的梦，总有原因可寻。

序 章

长长的青砖胡同里，有一家不起眼的店，大门和牌匾都是白色的，总是擦得一尘不染，门口不伦不类地挂着一串灯笼，红彤彤的灯笼上写着几个毛笔字——梦境研究室。

周围的居民并不明白这个研究室究竟是干什么的，从没见过有人白天光顾这里，直到晚上，才会有一些人陆陆续续上门。研究室总是静悄悄的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。

这里的一切都让人不寒而栗，就算是清扫阿姨，也不愿意过多地停留。这天，胡同口来了一个女孩，她剪着时尚的 BOBO 头，身穿一件白色 T 恤，一条格子长裙，脚上是一双精致漂亮的低跟凉鞋，但是细看就会发现鞋面上已经有了些许磨损，看来已经穿了很久了。

“阿姨。”女孩叫住一旁在马路边做清洁的保洁阿姨，拿着一张纸条问，“这里是 XX 路 24 号梦境研究室吗？”

保洁阿姨猛地抬起头来，用惊恐诧异的眼神看着女孩。女孩被看得懵了，以为自己脸上有什么，在脸上擦了好几把，手还没放下，就被保

洁阿姨一把拉到一边低声说起话来。

“姑娘……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阿姨的脸色变得阴森恐怖。

“我面试啊，找工作。”女孩被阿姨的反应吓着了。这个地方有点儿偏僻，她一路问过来，基本上被她问过的人反应都不太正常，阿姨是最吓人的一个。

“你可别来这里上班，这里只有晚上有人，神神秘秘的，肯定不是什么正经地方！”

“啊？不会是传销吧？！”女孩目瞪口呆。

“我进去过一次，里面就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在屋里晃悠悠，自己跟自己说话，吓死人了。我劝你还是别来了。”保洁阿姨说完，转身走了。

女孩站在门口有点儿茫然，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进去，一路打听过来，她已经被弄得胆战心惊了。她徘徊了好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推门进去了。

两分钟之后，门里传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声，之后又安静了下来，巷子里只剩下保洁阿姨扫地的背影。

半个小时之后，女孩出来了，目光呆滞，动作僵硬，保洁阿姨忙迎上去：

“怎么样？姑娘，我没骗你吧？”

女孩嘴角勾出一抹浅浅的神秘微笑：“我以后就在这里工作了……”



序 章	/01
一个人的婚礼	/001
不做梦的人	/033
衣柜里的娃娃	/065
镜子的背后	/091
梦中的脚步声	/101
死而复生（上）	/141
死而复生（下）	/173
血色红线	/195
蔷薇森林	/219

一个人的婚礼

我走过长长的街道，走过静谧的山谷，走过流淌的小溪。

一切都很美，但是我只有一个人。

那个爱我的人，她拒绝陪同我。

我一直都是一个人。

——邱凝

1

“叮——”，萧婉扬把最后一只咖啡杯放在托盘里，擦了擦头上的汗。来这里已经两个月了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各种各样的杂活，这让她觉得尤为无聊，而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神神叨叨的老板万东阳。

万东阳长得不错，个子高高的，偏瘦，皮肤很白，一副电视剧里当红小鲜肉的模样，但是有一张面瘫脸和时不时脱线的脑回路。

那天萧婉扬一进门，先看到一个种满花草的小院子，穿过院子就是咨询室的门，她慢慢走到门口，想推门进去，突然发现有个白衣人正站在咨询室的窗户前面无表情地盯着她，苍白的肤色跟死人一样。她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一个月八千的工资，还有一周两天的休假，而且这里白天不用上班，晚上来就行。

萧婉扬要做的工作只是收拾房间，给客人冲好咖啡端上去，然后洗洗咖啡杯。她很纳闷儿，只做这些工作，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月薪？而且这老板怎么会要她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除了咖啡泡得不错以外，什么都不会的笨蛋？可既然已经答应在此工作，她觉得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。

咨询室里装修得很简单：办公桌和书架是原木色，客厅沙发是浅灰色，墙壁和天花板都被白色填充——很干净的现代风格，给人一种轻松的静谧感，让人不忍破坏。地板上铺了一整块毛茸茸的地毯，有很多次，萧婉扬都想躺在上面。老板万东阳喜欢在里面点檀香，放一些古典音乐，还喜欢穿一身唐装在屋里来回走动，像是在思考一些很深奥的问题，有时候也会泡一壶龙井茶，幽幽的茶香会弥漫整个屋子。

晚上八点半，萧婉扬准时打开研究室的门，这是邱凝每日固定来的时间。她是这里的常客，最近来得很勤。

今天下了一天的雨，胡同里到处都是积水，现在也还在下着小雨。空气潮湿得有点儿闷，整个青砖胡同都笼罩在蒙蒙的夜雨中。

萧婉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看了看手表——八点二十九分。胡同果然出现她走来的身影。邱凝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，打着一把红伞，踩着积水款款而来，进门时正好是八点三十分，半分不差，每天都是如此。

“来了。”万东阳始终平静且专业地说道。

“嗯。”邱凝面无表情地回道。

一样的时间，一样的对话，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。

萧婉扬依然记得邱凝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那也是一个雨天，她穿着得体的职业套装，手里拿着精致的名牌包，在屋檐下略显狼狈地躲雨。

坐在窗边发呆的万东阳突然站了起来，指着摄像头里的邱凝说：“有客人来了。”

萧婉扬瞟了一眼闭路电视里的邱凝，然后很淡定地把咖啡放在万东阳面前：“那只是个躲雨的人。”

万东阳没有说话，从墙角拿起一把伞就出去了。

邱凝正对着外面的雨发呆，目光呆滞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万东阳突然出现，在她肩膀上一拍，邱凝吓得一哆嗦，然后萧婉扬就在闭路电视里看到两人一句句交谈起来，她虽然听不到他们说的是什么，但能感觉出万东阳是个交际高手，只用了十分钟，他就将邱凝请进了屋。于是邱凝就成了为数不多的客人之一。

邱凝是一家外贸公司的高管，性格有点儿孤僻。她做事一板一眼，非常正经。她的强迫症十分严重，尽管她本人不承认，拒绝去看任何心理医生，但是任何与她相处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。在国人的眼里，心理医生跟精神病医生的区别大概是前者听起来比较好听，性质是一样的。

万东阳有着心理咨询师的从业资格证，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似乎只对虚无缥缈的梦感兴趣，尤其对人的噩梦有近乎偏执的喜欢。他曾在毕业论文里提出一个观点——噩梦能够摧毁一个人的一生。可惜他的观点太过偏激，以至于他的论文写了三次才勉强拿到学位证。但他还是对噩梦情有独钟，倾尽资产开了这么一家研究室。客人不多，但像邱凝这样的人很常见，他们都有三个共同点：多金、繁忙、要面子。

邱凝长得很有味道，身材修长，有些瘦削；一头柔软的长发，不烫不染，长度正好到她的锁骨；她的锁骨很漂亮，骨窝深浅适度，线条清晰圆润，

在光洁细滑的肌肤映衬下更显诱惑。然而拥有这般美好身形的女人，却有着一张平凡的脸；她皮肤很好，白而细腻。不过万东阳似乎对她的外貌没什么兴趣，他只喜欢邱凝的噩梦。

“万先生，上次我说的故事你还记得吗？”邱凝坐在沙发上，坐姿很拘谨，是标准的礼仪姿势——她是一个自律又守规矩的人，而她的梦却和她的个性截然相反。

万东阳点了点头，脑海中很快浮现她说过的梦：“最近还在做噩梦吗？”

“嗯，还像以前一样，我梦到了世界末日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天空是红色的，高楼大厦全都变成了废墟，只剩下游乐场的摩天轮。我走在街上，身边空无一人，整个城市好像只剩我一个人还活着，我就这么往摩天轮的方向走去。”

“为什么要去那里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，我穿一件婚纱，长尾拖地，拿着捧花……捧花是洁白的百合……”邱凝的脸上露出一丝陶醉。她无数次地做那样的梦，殷红如血的天空飞舞着白色的花瓣，她穿着一件缀满珍珠和钻石的洁白婚纱，脚踩着水晶鞋，一步步走向婚礼殿堂。那是多少女孩梦寐以求的场景。女人最喜欢陶醉在无边的美梦里，一旦梦破碎，她们就会对现实发泄自己的不满。邱凝觉得自己早就明白什么是现实了，可她的梦还是带着她走向了最极致的浪漫。

邱凝一步一步走到教堂门口，教堂的一切都是纯白的，包括脚下的台阶。她轻轻推开门，缀满蕾丝的手套精巧漂亮，她痴迷地看着自己的手指，直到教堂里响起歌声。她抬起头，看到一个穿着白色礼服的男子站在教堂中间对着她微笑，然后伸出了自己的手。

邱凝记得他手上的戒指，那是她拿到第一笔工资想给自己买项链时

在首饰店里看到的。极简洁的戒托，围成花瓣状的碎钻衬托着中间的大颗钻石，十分漂亮，内侧可以刻上心爱的人的名字。

邱凝笑着向那个男人跑去，期盼着她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。但是那个男人却掏出一把匕首，一边笑着唱歌一边往自己身上捅……

邱凝大惊失色，她想扑过去阻止他，却被裙子绊住了脚，动不了。

“然后我就醒了……”邱凝每次提起这个梦都心有余悸，“万先生，你觉得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吗？”

万东阳沉默了一会儿，问她：“那个男人你认识吗？”

邱凝陷入沉思，慢慢低下头，而后又摇了摇头：“我不记得。”

万东阳想了想，刚想开口说话，却被邱凝阻止：“你只讲梦就好。别的就别问了。”

“好，”万东阳点点头，“从梦里来看，你渴望爱情和婚姻，却又不相信自己会得到幸福，总觉得幸福会在你以为完全得到的时候消失。”

邱凝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站起身，说道：“今天就这样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

邱凝离开后，萧婉扬进来收拾，邱凝面前的咖啡一口未喝，茶几上的东西什么都没动，就像没人来过。萧婉扬见过很多客人走后一片狼藉的桌面，有时候上面满是撕碎的纸屑，有时候上面是泼洒的咖啡，有时候沙发上有很多头发……但是邱凝待过的地方都很干净。

“你猜她有没有洁癖？”萧婉扬好奇地问道，她本人生活很随意，一直想知道那些有洁癖的人都是怎么想的，“一般像她这样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，应该都会有洁癖。”

“没兴趣。”万东阳一直在看着自己手里的笔记本，没有抬头。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梦境，以前萧婉扬好奇，拿来翻过，刚开始还看得很入迷，但越往后越觉得心惊胆战，尤其是最后那几个，简直

吓死她了。

笔记本里各种风格的噩梦都有，邱凝的梦属于浪漫诡异型的。有讲坠入无尽地狱，饱受各种酷刑而痛不欲生的；有讲无时无刻不被人窥探的；还有讲身边的人全都有另一张面孔，背着人的时候都是另外一张嘴脸的……看到一个变态杀手的梦时，萧婉扬脸都青了。她立即把本子丢在桌子上，心情久久无法平复，转身想逃离时，却发现万东阳就站在她背后，跟她贴得很近。

“好看吗？”万东阳问。

萧婉扬怒骂：“竟然收集这种东西，变态！”

万东阳丝毫无视萧婉扬的无礼，晃悠悠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，修长的手指玩弄着自己的唐装扣子：“你缺乏对衣食父母的基本尊重。”

萧婉扬吐了吐舌头，转身要走。

“倒杯咖啡来。”万东阳低头翻着手里的笔记本，顺手拿笔做个标注。

“装模作样！”

但她还是转身去倒咖啡了，她太需要这份工作了。

2

邱凝坐在办公桌后，把一份资料丢在桌上，面色一如既往的冰冷。她面前站着一个战战兢兢的刚毕业的小姑娘，低着头不敢说话。

“这资料我让你什么时候给我的？”

“……今天十点以前……”

“你会看表吗？”邱凝指指大厅里挂着的时钟，上面显示的时间是十点十分。

“我……”小姑娘低着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一直绞着自己的手指，刚刚做好的美甲格外显眼，不过现在她倒是希望用手上的美甲换取领导的不责骂。

“美甲、化妆、发型做得一样比一样好，花了多长时间啊？除了打扮你还会干吗？你应聘时走错大门了吧，我们这里可没有美容部门。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

“除了对不起你还能说点儿有营养的话吗？”

小姑娘的齐刘海儿已经湿透了，贴在她的额头上；劣质的睫毛膏也晕染到眼角，看着有点儿滑稽。可尽管化着略夸张的妆容，她却依旧光鲜美丽，像颗嫩生生的小白菜——她们有着邱凝不再有的年轻和朝气。她伸手在眼角抹了一下，一道浅浅的黑色痕迹出现在脸上，加上泪汪汪的双眼，显得更加楚楚可怜。

“再有第二次，以后不用来上班了。”邱凝说完，看都不看她一眼，打开了自己的电脑，过了一会儿，发现对方还没走，“在这儿等着我给你擦眼泪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邱总。”小姑娘擦着眼泪转身出去了，睫毛膏已经晕成一片，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

邱凝起身去倒了一杯水，回来时就看到几个男职工在安慰她，正在愤愤地说着什么，满脸义愤填膺，而在她回来的瞬间，又一哄而散。

大龄未婚的女人在单位，又是管理层，稍微苛刻点儿总会被人骂变态，即使在和她同级的主管中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比她还难缠，大家还是乐于攻击她的尖酸刻薄。这些邱凝已经习惯了。

晚上七点，邱凝结束了一天的工作。如果不是因为加班，她会在六点准时离开，然后一个人去周围的花园里散步，直到很晚才会回家。今天她得赶紧回家，因为家里人给她安排了相亲。

邱凝今年三十三岁，相亲次数几乎是岁数的十倍。从二十八岁开始，只要有空闲的时间，她都要去见形形色色的男人，不管是身高、外貌还是职业，都能够分出十几种类型，让她这个毕业后除了上班基本与世隔绝的女人开了眼。

那些男人，身高一米六到一米八五的她都见过，光是长相就让她感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职业从清洁工人到公司高管、暴发户，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。她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男人中奔波，听着各种各样的对比得来的冷冰冰的数据，觉得自己像一个等待配件的机器，找不到那个配件就永远无法运转。

她父亲早逝，现在和母亲住在一起。有一个弟弟，五岁的时候车祸死了，于是她成了母亲生活的全部，母亲对她的依赖到了病态的地步，她的人生必须按母亲的要求一步一步地走下去，不容丝毫差错。

每天相亲回到家，她还未来得及脱下高跟鞋，老太太就赶紧跑过来看着她，眼神里放着光：“怎么样啊？喜欢吗？条件怎么样啊？啥时候结婚啊？”

邱凝每次想发脾气，但是看看母亲头上的白发，她还是默默闭上了嘴。

她在高中的时候谈过一次恋爱，是瞒着母亲偷偷摸摸谈的，可最后还是被母亲知道了。母亲跑到学校，把学校闹得天翻地覆，人尽皆知，那个男生甚至要求转学。这算是邱凝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反抗，从此她的性格变得更加怪异，余下的高中生活都是独来独往。

大学期间，母亲又严防死守，阻止她有任何感情萌芽，因为母亲觉得她在大学期间更得把精力放在学习上，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。因为高中的事，她对此变得敏感，对每一个求爱者都关闭了大门。

但她毕业之后，母亲又开始拼命催着她找男朋友，最好马上结婚生子。这样的转变让她不知所措，就像是一种技能，本来就不熟练，以至于荒

废了，现在迫切需要，她却无可奈何。

于是她就一直单身，刚开始还有些人对她表示好感，但那些人都因为某个缺点被母亲拒绝，这样的情况在之前还能接受，后来随着时间推移，母亲当初所看重的条件被逐一去除，可是符合条件的人都已经各为其主。身边合适的人越来越少，女儿却一直单身。

邱凝看了看时间，觉得差不多了，就起身离开单位，步行到了单位楼下的咖啡厅，坐了一会儿。对方打来电话，好像信号不太好，说话断断续续的，不停发出电流的刺啦声，让邱凝仅剩的一点儿耐心都消失了。

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！”她气冲冲地问，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。

对方发来微信表示歉意，说堵车了，要晚到。邱凝直接回复不用来了，然后拖黑了对方的微信和电话。

她起身到外面站了一会儿，雨已经停了，空气湿润润的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她停下了往停车场走的脚步，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——她想一个人走走。

她觉得自己欢快了起来，于是松开一直梳得很紧的头发，让它们自然散下来，然后伸手细细地用手指梳理。

“好累……”她喃喃道。

她静静地走在大街上，身边车来车往，灯光璀璨，远处的星空却黯淡无光，看不出一丝生气。

平时开车二十分钟就到家的距离，邱凝走了一个多小时。当她进门时，母亲已经坐在了饭桌前，脸色很难看。她脱下外套走过去跟母亲说话，母亲却完全无视她，一动不动坐在那里，一脸冷漠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她小心翼翼地说，心里有点儿忐忑。

母亲不说话，眼睛瞄着墙上的挂钟，比她规定女儿的回家时间晚了

很多。邱凝看着母亲苍老又冷漠的脸，想到自己整天面对的永无止境的相亲，像一颗冬天的大白菜一样被坐在餐桌对面的男人挑来拣去，心情濒临崩溃。

就在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——是那个相亲对象。

“我在你家楼下，下来见个面吧。”

粗犷的男人声音，听着脾气就不好，邱凝想，她走到阳台上往下看。

楼下确实站着一个男人，但是天已经黑了，男人又站在阴影里，根本看不清脸。只能看到他的身形很高大健壮，站在那里让人有距离感。

邱凝心里突然“咯噔”一下，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家的地址的？身后的母亲也跟着扑了过来，刚才的低气压气氛荡然无存，转变之快让她咋舌。

“是刘川吧，快让他上来啊。”

刘川很快就上了楼，进了屋，她才看清他的长相：剪着板寸，皮肤有点儿黑，像是经常去健身房或者旅行；身上的深蓝色T恤干净整洁，定是被熨烫过的；脚下的皮鞋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光。倒是脸上始终严肃，没有笑意。长得不算难看，五官端正。这肯定是母亲非常喜欢的类型——老实憨厚。

邱凝在刘川进来之后简单地寒暄了几句，转身进屋。刘川的脸上没有丝毫不快，在客厅里和邱凝的母亲聊了起来。

3

“二婚，带个儿子！一个月才挣三千块，他是找老婆还是找保姆啊！我妈让我就这么嫁了？！”邱凝坐在万东阳的办公室里，罕见的情绪激动，脸色通红，但还是保持着完美坐姿。在隔壁茶水间待着的萧婉扬虽然听